



f 植物園の巢穴

植物园的巢穴

与往事握手言和，才能被未来温柔以待。

[日] 梨木香步 著 张秋明 译



f 植物園の巢穴

植物园的巢穴



[日] 梨木香步 著 张秋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植物园的巢穴 / (日) 梨木香步著 ; 张秋明译. --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1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ISBN 978-7-5321-6858-3

I. ①植… II. ①梨…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37427号

f SHOKUBUTSUEN NO SUANA by Kaho Nashiki
Copyright © 2009 Kaho Nashi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中文版权 © 2018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缪思文化) 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8-716

责任编辑: 毛静彦
特邀编辑: 宋 琰 孟 南 许明珠
封面设计: 刘 倩 苏 哲

植物园的巢穴

[日] 梨木香步 著
张秋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7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6.75印张 字数 109千字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6858-3/1.5470

定价: 36.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7681002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不要隐藏。显现出来。

不要隐藏。显现出来。

目 录

植物园的巢穴

· 001 ·

附 录

· 195 ·

那是发生在去年旅途上的事。我的牙突然疼得不得了。在临时求医的牙科诊所里，牙医叮嘱我说目前做的只是紧急处理，回去后必须立刻就近找位熟识的牙医治疗。当时是六月底，我望着梅雨季节阴霾的天空考虑如何安排旅行的日程。回到家中，梅雨季节告终，灿烂的夏天来了又走。当吹起初秋的凉风时，也不知老天是怎么安排的，我收到了人事调遣令，匆匆忙忙地办起了搬迁事宜，在赴任地 f 乡安置好新居时已是岁末年关。不怎么寒冷的冬天很快就被温暖的春天取代，接着梅雨来了又去，然后夏天再次到访，如今又是夏末秋初的长雨之夜了。

放任一年无暇照管的牙齿周边又开始不安分地隐隐作痛，仿佛在对生性懒散的我发出恐怖警告，叫我不能再对它置之不理。

于是我决定去看牙医。关于牙医的选择，我参考了街上炒豆店老板的意见。炒豆店老板十分清楚住家附近新旧牙医的动

向。或许是为显示自己的评价公正，老板口若悬河地对这一带开业的所有牙医都发表了短评、介绍了来历。偏偏我一向就不擅长记忆人名，完全记不住他口中评价最高的○山牙科或是△川牙科。结果我只对f乡牙科这个好记的名字留下了印象。据说是一所父子共同执医的诊所。

不过今天已经晚了。牙疼感觉轻微，还能忍耐个一两天，我决定明天一早再去看医生。

半夜。

正当我心想这牛毛细雨怎么下个不停的时候，不知不觉中雨已经停了。落地窗外下方的草丛里，蟋蟀开始发出唧唧虫鸣。

隐隐作痛的牙唤起我轻微的忧郁，那种心情和隐隐作痛的感觉十分合拍，逐步引人陷入未知的深处。一闭上眼睛，前面就是秋海棠花丛盛开的庭院，再往下走是幽僻的夜路，两侧生长着茂盛的一叶兰。因为有些微微的下坡，正前方就像是射干¹种子般的暗夜深渊。仿佛陌生的迷宫，两旁会伸出奇妙的手招呼你前进，从此无可抵御地踏入不归路。

1 学名*Iris chinensis*，又叫乌扇、开喉剑。鸢尾科。花瓣橙红，布满深色斑点。种子圆黑光亮，故日文中常用射干种子比喻黑亮的颜色。

我强迫自己停下脚步转身准备回去，突然听见公鸡此起彼伏的叫声。印象中在这附近没听过鸡叫声，大概是有邻居开始养鸡了吧。

唉，今天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去看牙医，干脆起床了吧。一睁开双眼，我竟已然站在楼下的走廊上。这是怎么回事？一时之间我不解地摇摇头，心想得先上洗手间才行，便跨出脚步，这才发现途中的房间透着灯光。是房东的房间。

房东是这户人家大龄未婚的女儿。据说这房子从她出生时起就被分租给房客。她长大后，父母相继过世，她就此耽误了青春直到现在。她依然习惯将房子分租给外人，同时为了小心起见，二楼只出租一个房间。

我有点儿纳闷儿：大清早的，她在干什么呢？从微开的纸门缝中往里窥探一眼，原来正专心阅读女性杂志。从她专心的程度判断，想来是在钻研读者来信专栏吧。不知怎的，我怎么看她的头都像是母鸡的头。大概是睡昏了头，视觉还没恢复正常，一定是这样。

上完厕所，站在沿廊¹，我看见庭院里枫树背后的东方天空亮

1 日式住宅边缘的长台，与外界以落地窗隔开，形同走廊。

白了起来。果然入秋之后，黎明时分感觉就冷了。不知从何时起已感觉不到牙疼，不过肯定马上又会疼起来。牙疼总是说来就来，我下定决心今天无论如何都得去看牙医。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经过房东的房间，这时，房东冷不防探出头来。

——咦？今天不用上班吗？

——怎么可能，当然要上班呀。

我诧异地心想，她干吗一大早就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却听到她说：

——可是都过了中午了。

怎么可能？我再度往外看，居然真的已经日当正午了。

我工作的地方是植物园。当初一毕业后我就以技师身份进入K植物园服务。曾经结过一次婚，年纪轻轻就嫁给我的妻子却在二十多岁时突然去世，死后我才知道她怀有身孕。真叫人伤心。接获调任f植物园的消息是在妻子过世满三年的忌日隔天。顺其自然，我便转换了工作地点和住处。住处无可厚非，倒是新工作的内容比较自由随兴，令我满意。昨天我已事先交代过今天会因为看牙医而晚点上班。

我赶紧打点好穿着，飞奔出门直往 f 乡牙科。

f 乡有许多不大陡的坡道。它们平缓地起伏在大路之间，形成高低差，中间以小阶梯连接。支撑山壁的砌石不耐风雪凌虐已被磨去棱角，随风飘来的种子攀附其上落地生根。基于职业的关系，我不禁观察得入神。这里有芥菜、漆姑草、羊齿地衣类等植物。

走过横贯南北的两条大马路，左转爬上一条细长的坡道，再右转来到东边大路。f 乡牙科就位于面对东边大路的豆腐店二楼。经由屋外的楼梯，可爬上二楼的牙科并推门而入。但在爬到一半时，我看见类似衣架的木片散落在楼梯一角，不禁担心起来，这家牙科真的好吗？有道是见微知著，这未免也显得太散漫了吧？而且楼下还不断飘来炸豆腐的气味。可惜，我对于已经决定好的计划，缺乏随机应变的本事，只好乖乖站在柜台前。后面传来说话的声音，似乎在讨论什么重要病例。我朝里面打了声招呼，说话声戛然停止，周遭一片安静，说话的人一起看向我，这种气氛显而易见地笼罩住了我们。然后，对方用这才发现有访客的语气说：

——好的。马上来。

走出来的是位穿着有点随意的年轻女子。我向她说明了牙

齿的状况。

——我知道了。请坐在那里等一下。

我听从指示坐在眼前的椅子上。可是这个候诊室的角落里也散落着类似衣架的木片，令人怀疑：这里真是市井的善男信女前来求医问诊的地方吗？我不禁越来越不安。不过说到柜台女子随意的穿着，反而给人亲切之感。换言之，因为符合了我的喜好，我还想多待一会儿看看情况。

椅子的斜前方是门。一部分门板嵌有厚重的毛玻璃，可看见从里面透出的朦胧的灯光。正当我想灯光怎么突然动了，只见门开了，一位身穿肮脏白袍的牙医对着我招手要我进去。我遵从指示走进去坐在诊疗椅上。诊疗室整体给人老旧的印象，所有器具都像即将寿终正寝般缺乏生气。

——怎么会来这里看牙齿呢？

牙医开门见山地问，让我心情益发不安。我说明了炒豆店老板的介绍：

——这里应该是父子俩共同执医的吧？

——不，你说的那间不是这里。

一听之下我更加担心了。然而事到如今，也只好张开嘴巴。牙医大致检查过我的口腔后说：

——嗯。对了，你的工作跟植物园有关是吧？

我吓了一跳。搞不好眼前这位是不得了的名医呀。

——啊，没错。这种事情也看得出来吗？

——不是啦，我不是从你的牙齿状况看出来的——不过你的牙齿倒是蛀得很严重，这一点错不了。

那种事情不用你说，我自己也很清楚。

——必须多来几次才行。现在因为肿了没办法碰。这是止痛药，请先服下再说。

牙医说完递给我一颗红色小药丸和一杯水。我毫不迟疑地吞了下去。

——这止痛药请一天吃三次。待会儿会配给你，你去那里领取。

牙医指着墙上的小窗口。我在窗口前等了一下子，里面送出一包药。到此为止都还好，问题在于递出药包的那只手。虽然只有一瞬间，我怎么看都觉得那不是人类的手。于是我弯身从小窗口往里面探看，只见有只狗正忙得不可开交。起先我以为自己看错了，定睛再细看，对方尖耳朵、黑鼻头，左右两颊各有几根长长的胡须，这些特征怎么看都是狗。狗察觉到我惊讶的视线，稍微闭了一下眼睛，点点头，仿佛在说“嗯，我知道。不过这件

事不必对外张扬，我现在很忙”，一副不大在意的样子继续忙手边的工作。而且身上还穿着白袍，大概是为了应付卫生方面的检察吧。俗话说“忙得连猫的手都想借用¹”，没想到这里借用的居然是狗的手。

我转身对牙医说：

——刚刚这里面有只狗……

我一心希望对方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哦，又变成狗了是吗？

牙医稍微皱了下眉头。

——那是内人。因为前世是狗，平常只要一忙得没空注意，就会变成狗。一旦气定神闲下来，倒也是个气质不错的医生太太。

——……这……

我不知如何回应，只能呆呆听着。

——这附近很多这种人呀，你没注意到吗？

——没有……

——比方说擦身而过的人，顶着鸡的头之类的……

1 日本俗语。形容人非常忙碌。

——啊，不，这么说来的话……

好像有过那么回事。

——那可不是你神经过敏或想太多，请放心吧。就这样吧。

牙医充满信心地大声说完后，像是解决完一桩大事般点点头，微笑着送我走到门外。

我其实很希望他能说明是否因牙疼刺激到视神经才会看到那种景象，抑或是药的副作用？但那位牙医毕竟也提到了自己太太的情况，而且对初次见面的我似乎也表现得亲切不见外。

尽管一头雾水，莫名其妙，还是先去上班再说。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从漫步在这一带开始，我已经算是在工作了。

且容我说明一下。

不止植物园，凡是冠上“园”字的东西就是一种边界，也就是说先有外围，“园”才有意义。这座园子的外围，基本上是石墙，但有许多地方是以木板修补的。就算人类将此处到彼处定为边界，植物又哪里会听从呢？植物能靠着风、飞禽或走兽，来散放孢子、花粉，运送种子，生根发芽，毫不畏惧地超越边界。这就是它们与生俱来的宿命。

因此，这座植物园周遭很有可能出现别处看不到、从大陆

渡海而来的奇花异草。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则是辨识那些花草是否跟本植物园有关，如果有关就得立刻记录下来。与其说是园丁，不如说是侦探还比较接近。

然而这些并非我的主要职责。

这植物园的前身是座历史久远的药草园。由于去年邻近的公有土地被拨给了它，面积顿时增加一倍。我的突然调动主要也跟这件事有关。该地原本属于一家古老的寺院，维新时期收归公有后便被长期放任不管。从草木到处乱长的状态来看，一看就知道会成为狐狸妖怪的栖息之处。因为官方不知如何处理，才会把土地硬塞给植物园吧。

前不久在其中建造的水生植物园就是我所负责的工作范围。我私下将此区域命名为“隐江”。有一种说法是这里原本是一片有着泉眼的田地；另一种说法是流经附近的大河原本的主流在此，因为某一时期的河川工程使得河水流不出去，这里便变成池塘，逐渐又化为湿地。

刚到任的时候，因为看到这一带无人照管的荒废模样，我便向园长毛遂自荐取得许可，试验性地种植各种植物，指挥造园工人填土、抽水、挖土、灌水。因为如果想要永久保持地势，就必须思考如何利用自然结构的落差来供水。

我一边观察附近的池塘、沼泽的生态，一边搜集国外资料，想象根据干燥的岸边、潮湿的岸边、水边浅滩、水中等不同区域规划种植合适的植物，也是一件乐事。幸运的是，除了芦苇、香蒲、水葱、苕菜、茭白、芡，就连木贼也都是原本就有的植物。连接岸边的土地我打算种植日本三蕊柳、落羽松，也就是沼杉。一想到之后沼杉群立的风光我就陶醉不已。

“隐江”是我最近投注热情的对象。

走出牙科的房子，观望了一下路边的旧书店，穿过小巷，从名为“大沟下”的马路踏进那条微微弯曲的小路时，我在黑色石墙下的缝隙里发现了羊齿科植物。

是犬雁足。

它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是由喜好野趣的人士从乡野采来种植于此的吗？找到一棵犬雁足的踪迹后，才发现周遭一带简直就是一片犬雁足的绿色海洋。

风吹过，犬雁足的绿波摇荡。

猛然回过神来，只见眼前仅有一座破旧的冠木门¹。后面的围墙和房屋都消失无踪，变成一块空地。四处残留着柿子树、南天

1 有枋的门，明治时期以后多指没有屋檐的门。

竹和净水钵，这景象令我怀想起我老家的模样。突然间从里面飘然走出一人，是名女子。对方一看见我就说：

——刚才真是不好意思。

点头之余又面带微笑，让我陷入混乱。

——我是牙医的太太。

——啊！

怎么看她都是人的样子呀。正当我不知道该如何打招呼时，对方说：

——因为难得有病患上门，一时之间手忙脚乱，真是让你见笑了。

没有病患上门？她丈夫到底是位什么样的牙医呢？我的不安感立刻攀升。

——这里是很久以前照顾过我的人家……

牙医的“太太”充满感慨地回过头去。

——哦。

这位据闻前世是狗的牙医“太太”从犬雁足的绿波中出现，说是偶然也未免太过凑巧；但若硬要穿凿附会似乎也失之武断。

——你怎么会在这里？